

孤岛惊梦

位梦华◎著

科学家探险传奇
巨怪追踪

3

東方出版社



作者自序

人生苦短，是一个过程，起点是呱呱坠地，终点是寿终正寝，其间所持续的时间，就是所谓的寿命。寿命有长有短，从几天，几个月到几十年，最多也就是一百多年。然而，生命的起点却要更早，应该从受孕算起。只因十月怀胎，身在母体，尚未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能算是真正的人生，也许可以叫做“生前预备班”。所以，我们的祖先，在年龄中加上一个“虚岁”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人生第一步是家庭，第二步是学校，第三步是社会，即所谓的“人生三部曲”。无论走到哪一步，都会遇到一些人，发生一些事，到过一些地方，这就是“机遇”。所有机遇叠加在一起，就是一个人的命运。而其生活的时代，活动的地点，遇到的人物，发生的事件，则是他的“命运四要素”。由此可见，人类是社会动物，又是环境的产物。

社会千变万化，环境千差万别，造成了人类的多样性。虽然世界人口大约60亿，中国人口将近14亿，但无论是长相和品行，还是基因和心理，没有两个人会是完全一样的。从帝王将相，到平头百姓；从明星巨贾到芸芸众生，每个人都有一串独



牢笼，飞越天边，到天边以外去看看，那里会有什么东西：是田野，还是村庄？是大海，还是高山？是乐园，还是苦海？是地狱，还是人间？

可是他发现，夹在天地之间的那条缝隙，也就是所谓的地平线，总是跟随着自己而移动，和自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可望而不可即。而且自己到天边的距离，也随着位置的改变而改变。所处愈低，看得愈近；站得越高，望得越远。忽然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：如果站得足够高远，整个地球就会尽收眼底。

于是，他下定决心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居无定所、食无定时、风餐露宿、四海为家的地质专业，遍访名山大川，饱览大千世界。因有：

人生能有几次搏？
甘抛头颅洒热血。
潇洒人间走一回，
方知世上你我他。

在此后的岁月里，他以至死不渝的决心，赴汤蹈火的毅力，百折不挠的信念，坚韧不拔的意志，踏上了艰难曲折，山穷水尽，危机四伏的人生征途，走南闯北，颠沛流离，九死一生。走遍了大江南北，奔波于黄河上下，穿越青藏高原，驰骋天山东西，从东半球走到西半球，从南半球走到北半球，从高空潜入地下，从南极走到了北极。竭尽全力，倾其毕生，不断地超越地平线，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和理想美好的梦幻世界之间来回漫游，在奥妙无穷的自然王国和变幻莫测的人性碰撞之中反复追索。

那么，他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？他获得了怎样的人生体



验？他在追求什么？他的目标在哪里？他要走向何方？哪里才是他最终的归宿？正是：

问君能有几多梦，
地球村民兄弟情。
遥想人类何处去？
宇宙茫茫一星空。

位梦华 2011年5月3日于北京



人物素描

强之博士

强之博士，地质学家，来自中国，是中国北极考察的探索者和推动者之一。他第一次进入阿拉斯加北极进行科学考察时，偶然遇到了唐三发。交谈以后才知道，他们作为访问学者，曾经乘同一架飞机赴美国，在纽约又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于是，两个人相见恨晚，一见如故，一夜长谈结为兄弟。但是，强之博士第二次到北极时，唐三发却突然失踪，不知所终。十二年之后，强之博士八进北极，应邀飞往无名岛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在LTO组织总部的地下室，又与唐三发不期而遇。

唐三发

唐三发，生物学家，来自中国，留居美国，是人性生物学的探索者和开创者，曾在美国最大的油田——阿拉斯加北极油田工作。唐三发师从大名鼎鼎的瑞查德·约翰逊博士，从研究社会学开始，进而研究人性生物学。为了追寻多年失去联系的二伯



时空链接

上接《魔鬼奇案》

美国最先进的核潜艇——“魔鬼”号，到北冰洋执行一项极其特殊的秘密任务，却在北极点附近意外爆炸沉没，引起上层震怒。此后，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案件，一些与此相关的人无缘无故，神秘失踪。

在太平洋中的无名岛上，由LTO组织出面，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学术会议。结果证明，造成北冰洋一系列稀奇古怪案件的元凶，原来是一只由于放射性污染而发生基因变异的大章鱼。

在LTO总部的地下室里，强之博士与失踪多年的唐三发不期而遇。两个人百感交集，抱头痛哭。原来，唐三发的失踪，是LTO组织精心安排的，为了避开众人的耳目，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（CIA）和联邦调查局（FBI）的跟踪和监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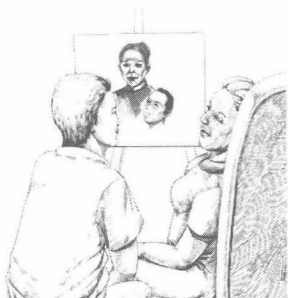
LTO组织的宗旨是：追踪生命，保护环境，挽救地球，拯救人类文明。因为身居地下，其领导人被称为“洞主”。该组织的创始人丹尼璠·马拉克教授是第一代洞主。他的学生，同为创始人的唐三发的二伯父唐嵩山是第二代洞主。而深受其二伯父影响



的、决意投入LTO事业的唐三发，即将成为第三代洞主。

唐嵩山是早期进入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之一。由于世态变故，一直未能回国。已是耄耋之年的他，思乡念国之情更加缠绵真切，作为临终渴求，他指示唐三发从中安排，希望能与强之博士见上一面，以此来了却其最后的心愿……

那么，唐嵩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奇人物？他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，遭受过哪些艰难曲折？经历过怎样的生死磨难？



追踪二伯父

听了唐三发介绍他二伯父的情况，并且转达了二伯父想见我一面的愿望和请求之后，我深受震撼，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老父亲，他们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人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曾经告诉我“什么是感情，互相感动，才会有情”。这句话千真万确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二伯父的为人处世，使我佩服之至；二伯父的思想境界，使我肃然起敬。他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达到了自古以来人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所以，他是我心目中的伟人，超人和真正的英雄。我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情。对于他的请求，我感到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千载难逢的荣幸。于是，我痛快答应，决定和三发一起，去拜见这位老前辈。

三发大喜过望，说要回去准备，立刻起身告辞。我猜想，他肯定要去汇报情况，并向二伯父请示下一步的事宜，所以也不强留，把他送出门去。

三发一走，房间里只剩下我自己，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体力不支，心里空荡荡的。自从进到虚拟时空以后，精神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。现在忽然放松下来，像是撒了气的皮球似

山，在教会学校读书，考上了公费留学，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学习生物，解放以后与家里失去了联系。我父亲叫唐华山，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。还有一个姑姑是老小，叫唐衡梅，是学医的。我的母亲黄海英，是辅仁大学的高材生。爸爸，妈妈和姑姑，都参加了共产党，在北平搞地下工作。解放以后，他们都成了高级干部。“文革”中，我的父母都死了。姑姑也被打成了残废，幸好后来得到了医疗，才保住了一条命。

我在出国之前，大伯父和姑姑反复强调，一再叮咛，要我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二伯父的下落。我当时想得非常简单，以为有地址，又有照片，美国的咨询系统又很发达，要找到二伯父还不容易？于是大包大揽地说：“你们放心好了，就是挖地三尺，我也会把他找出来！”

姑姑一听，不高兴了，把嘴一撇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你这个孩子，不要瞎说！挖地三尺，不就是说你二伯父已经死了吗？他还没有死！他不会死的！一定还活着！”

我看着照片上的二伯父，年轻英俊，西装革履，潇洒倜傥，神态严肃，站在一块中国式的石碑前面，那是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拍下来的。而且，听大伯父说，二伯父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又是学生物的，后来又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过教。于是，我猜想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在美国肯定会有一定的知名度，只要在生物界一打听，就有可能得到他的有关信息。所以，我拍着胸脯保证说：“请你们二老放心！等我的好消息吧！”

可是，来到美国以后，我几次到哈佛大学，翻阅了能够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和杂志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像“Songshan Tang, 或者 Tang Songshan”或者与此相类似的从中文翻译过来的名字。我写信问大伯父，二伯父用的什么英文名字。大伯父回信说，二伯父写家信，从不用英文。后来，我又到普林斯顿大学办公室去询问。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热心，帮我查阅了校史资料。结果发现，在历届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系教授中，哈佛大学毕

知道了这些情况，我觉得更加难办了，二伯父本人毫无线索，又没有家属和后代的任何信息，美国这么大，我又不熟悉，到哪里去找呢？再加上，学习越来越忙，事情越来越多，寻找二伯父的事，也就只好暂时放下了。

同学相聚

时间如飞，一晃一年多过去了。大伯父和姑姑一再来信催促，我却一筹莫展，束手无策。二伯父就如石沉大海，找不到任何与他有关的信息和线索。

一个早晨，我难得睡一个懒觉，正在甜蜜的梦乡，忽然电话铃响了，吓了我一跳。我迷迷糊糊，抓起听筒：“Hello”地应了一声。

电话里传来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的声音，说着标准的普通话：“请问，您是唐三发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不禁一愣，赶紧回答。

“你好啊！三发班长，现在是大博士。”那人的语调立刻轻松，嘿嘿地笑着，“我是于小茜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啊？于小茜，当然记得！”我大吃一惊，翻身坐了起来，急忙问道，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纽约。”对方哈哈地笑了起来。她的笑声，立刻勾起了我一串回忆。

于小茜，是我大学里的同班同学。但是，我们的家境相差甚远，她的父亲是军队上的高干，我的家庭是世代代的农民。开学之初，有一个政治辅导员，专管学生的思想工作。那个人不仅是官迷，而且是色迷，看到女学生就眉开眼笑，甜言蜜语。于小茜苗红根正，能说会道，性格活泼，长得也算可



以，很快就当上了团支部书记。后来，我被选为班长，我们逐渐有了更多的接触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我们同属保守派。随着形势的演进，造反派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又得到上面的支持，很快占据了主导，控制了局势。于小茜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敏锐的政治感，也便见风使舵，更弦易张，投奔了造反派，还当上了一个小头目。后来，她嫁给了一个造反派头头，我们也就很少联系。

现在，她成了学校的领导，随一个教育部组织的代表团，到美国来考察，已经到了纽约。她打听到我的地址，知道我在新泽西，一定要来见我。往事历历在目，想当年，风华正茂，人各有志。如今却万里迢迢，跑到了美国，到这个资本主义的老巢来相聚，真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时过境迁，沧桑巨变，让人觉得滑稽。

代表团的日程，安排得非常紧张。而且，纪律很严，不准一个人单独行动。于小茜因为善于交际，跟团长的关系比较好，好说歹说，死磨硬缠，好不容易请了一天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特别提出，希望我能带她到大西洋赌城去看看。

一个星期六，下着蒙蒙细雨。我一大早就爬了起来，匆匆忙忙地吃了点东西，便赶到了附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，那里有开往大西洋赌城的专线大巴。

赌场为了招揽生意，每到周末，从纽约和新泽西，都有开往大西洋城的大巴，不仅可以免费乘坐，中午还有一顿免费的午餐。每逢节假日，或者旅游淡季，赌场还会给每一位乘客发10美元的硬币，作为赌本，让你随便去赌，进哪个赌场都可以。当然，天上不会下馅饼，这实际上是一个诱饵。一般来说，你一旦开赌，就难以自拔，输掉这10美元以后，还会继续赌下去。于是，你腰包里的钱，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赌场的机器里。但是，你拿了钱不去赌，也没有人管。这样，你就不仅可以白吃一顿饭，还赚了10美元。到了晚上，大巴还会把你拉回来。



普林斯顿大学附近，有好几个这样的汽车站。我来到了最近的一个，打着伞，东张西望，焦急地等待着于小茜。我们在电话里约好，就在这个汽车站会面。

8点差5分，来了一辆福特车，停在了不远处。车门一开，下来了一个穿着崭新西装的中年妇女，冲着我点头微笑。我不禁一愣，赶紧走了过去，猜想她肯定就是于小茜。就在我们四只眼睛，相互对视着的那一刹那，十几年的时光，转瞬即逝。我看到的，是一个身材微胖、满脸沧桑的领导干部。而从她转瞬即逝的惊讶中，我也可以猜出，在她的眼里，我也已经风光不再。

“您好啊！于书记。”我笑着上去，握住了她的手，半开玩笑地寒暄着，“真没有想到，我们能在这种地方见面。”

“是啊！唐三发同志。”于小茜也笑着，但却有点勉强，瞪着眼睛，打量着我，像是在追索失去的记忆，“你终于如愿以偿，跑到美国来了！”

“哎！这是什么话，我的领导同志。”我把面孔一板，一本正经地反驳说，“听你的口气，我好似老早就想往美国跑似的！”

“那是当然啦！”于小茜毫不退让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，“在学校时，你就拼命地学习英语，不是为了出国，哪有那么大的劲头啊！”

“那是没有办法，被逼无奈。”我微笑着说，“那时候无所事事，我是个书呆子，干不了大事，只好躲在教室里看书。”

“还是你有远见啊！”于小茜微微一笑，不知道是感慨还是赞许，“可以专心搞业务。”

“不！不！”我频频摇头，自我解嘲说，“还是你好啊！可以算是女强人。社会上真有本事者，一是当官，二是赚钱。像我这样的无能之辈，这两样都干不了，只能苟且偷生，干点业务。我记得，《庄子》中说过：巧者劳而智者忧，无能者无



所求，饱食而遨游，泛若无系之舟。我就是如此。”

于小茜听了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似有同感地说：“以前我不相信命运，认为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努力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也可以算是顿悟。实际上，社会就是一个大赌场，每个人就像是一个赌徒。人的一生，只不过是一场赌博而已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我希望你能带我到赌场去看看。国内没有赌场，所以，我想到美国来看看，真正的赌场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也算是体验生活。”

“好啊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！”我笑着说，“我很同意你的意见。我们就算是殊途同归。那就痛痛快快地去赌上一把！”

说到这儿，我们两个心领神会，都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通往赌场之路

聊了几句，大巴就来了。我们刚想上车，从远处走来了一个白人老太太，看上去腿脚有毛病，一瘸一拐，害怕赶不上汽车，显得有点着急。我赶紧跑了过去，扶住了她。老人家看了我一眼，嘴唇颤抖着，说了句什么，我没有听清楚。于小茜也跑了过来，扶着她的另一只胳膊，把她架上了车，安排她坐下。老人向我们点了点头，忽然用中文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

“您会说中国话？”我惊奇地看着她。

老人自豪地点了点头，立刻改用英语说：“只有这一句，是从朋友那里学来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我笑了笑。美国人会用中文说谢谢的大有人在，我也没有在意。车里很空，只有几个人，我和于小茜就在老人的旁边坐了下来。

我告诉于小茜，“这些大巴，都是专门跑赌场的，要在街上转来转去，到各个点上去接乘客。”



“去赌场的人多吗？”于小茜问道。

“不多，大多都是老人，在家里没有事干的老头，老太太。”

“我们也是老人了！”于小茜笑了笑，感叹地说。

“你还早哪！”我望了望她，觉得她可能没有睡好，眼睛有些发红，“你正是年轻力壮的领导干部。”

“算了吧！”于小茜瞪了我一眼，“还是你好啊！在这里搞学问，一身轻松，自由自在。”说着，她把头转了过去，望着窗外。街上行人匆匆，正是上班的时候。

汽车在城里转了一大圈，到了十几个车站，最后还是没有坐满。司机是个黑人，回头扫了一眼，座位差不多空着一半。他摇了摇头，关好了车门，开上了公路，出了城，车外变成了茫茫的原野。

“为什么美国的老人，都喜欢上赌场啊？”于小茜观察着汽车里的赌客，好奇地问我。

“美国的老人，不跟儿孙们住在一起，所以很寂寞。”我往后瞥了一眼，小声解释说，“他们在家里没有事可做，有些人便喜欢到赌场去消磨时光，顺便也可以碰碰运气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！”于小茜点了点头，想了想说，“不过，我觉得，老人还是和孩子们住在一起要好一些，相互还有个照应。”

“那是我们的观念。”我笑了，“可是，美国人并不这么想。他们觉得，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不方便，受拘束，宁肯自己过。”

“白人到老了，”于小茜打量着周围的老头和老太太，压低声音，悄悄地说，“皮肤很粗糙，所以显得格外苍老。”

“是啊！”我开玩笑说，“看见他们一个个白发苍苍，老态龙钟的样子，我突然找回了自信。”

“什么自信？”于小茜不懂我的意思。

下去，又从西到东走回来，把所有的店铺几乎都逛了个遍。我给小茜买了一条珍珠项链作纪念，花了不到一百美元。她很喜欢，戴在脖子上，对着镜子一照，觉得自己还有点气质。

意外的收获

走了几圈，觉得累了，便到路边的长条椅上坐下来休息。

刚坐下不多久，我们扶上车、一路上盯着我们看的那个老太太，换了一身绿色西服套装，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，老远就笑着向我们打招呼。我和于小茜赶快站起来，过去扶着她，让她到条椅上坐下。她神情盎然，很有风度地把手里的小皮包放到腿上，整理了一下裙子，然后看着我们，嘴唇哆哆嗦嗦，想了半天，很有礼貌地问道：“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中国。”我告诉她说。

“我猜想就是。”她挪动了一下身子，转过脸来，冲着我，若有所思地回忆说，“三十多年前，我认识过一个中国人，”她端详着我的脸，“他的样子，似乎与你有一些相似之处。”她认真地盯着我，又强调了一句，“是真的哦！”

“啊？”我立刻警觉起来，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富兰克！”老人望着我，伸出两个指头，比划着，“富兰克林·唐！”

“啊？真的？”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。但是，我努力压制着自己，急切地追问道，“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老人困惑地摇了摇头，“他有一些东西，寄存在我这里，说是以后会来取。但是，许多年过去了，他却再也没有回来。”

“我能看看那些东西吗？”我贸然问她，马上又缓和了口



气，笑着说，“当然，我只是出于好奇！”

老人想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：“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吧！”她望着我说，“我要找律师谈谈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打电话给你的！”

“好！完全可以！”我把电话号码，写在了她的小本子上。

她看了看，合了起来，放进了小皮包里，站了起来，戴好了帽子，晃晃悠悠地走了。

“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您的名字啊！”我追了上去，问了她一句。

她抬起头来看着我，想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以后吧，以后有必要，我会告诉你的。”

我回到于小茜的身边。她看到我激动不已的样子，好奇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她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”我非常高兴，激动不已，“她可能认识我的二伯父。”

“啊！是真的！”于小茜睁大了眼睛，紧紧地盯着我，“你二伯父也在美国？你还没有找到他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低下了头，竭力掩饰着内心的焦虑，“如果她说的那个人，真是我二伯父，那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。于小茜，我得好好地谢谢你！”

“谢我干什么啊？”于小茜望着我，觉得莫名其妙，“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可不愿意无功受禄？”

“当然应该谢谢你啦！”我笑着，把她拉了起来，指着那个老太太说，“你如果不来，我就不会到这里来，也就不会碰到这个老太太啦！”

“噢！你是这个意思啊！”于小茜这才明白了，笑了笑说，“人有缘分，定会相遇，你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，总有一天会碰上的。”

“哈！这件事，对我太重要了！”我望着那个老太太的背

影，慢慢地消失在人群里，还是兴奋不已，挥舞着拳头说，“真是‘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’啊！”

“你二伯父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于小茜看到我如此激动，好心地劝我说，“我看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！她说的也许是别人。”

“当然！”我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，坦然地笑了笑说，“她说的这个中国人，叫富兰克林·唐，也许是别的什么人，并不是我的二伯父。即使如此，我也一定要搞清楚。我不能错过任何可能的线索。”

“你在美国还有个二伯父？”于小茜看着我，仿佛在自言自语，“在学校时，却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。”

“那时候，我确实不知道我还有个二伯父。”我坦白似的解释说，“直到出国之前，大伯父才告诉了我这个秘密。”

“完全可以理解。”于小茜作为政工干部，对这种事情是很敏感的，“以前有海外关系，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，人们都不敢说。现在有海外关系，反倒成了一种荣耀。所以，许多人都冒出了海外关系。真是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天翻地覆慨而慷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忽然灵机一动，建议说，“哎！我们回去的时候，你故意坐到那个老太太身边，进一步和她套近乎，也许就可以得到她的好感，挖掘出更多关于你二伯父的消息。”

“对呀！”我举起双手，表示赞成，“这是个好主意！”

晚饭，我专门请于小茜到一家西餐馆吃了地道的美国牛排。当我们匆匆赶到停车场时，只见那些同来的老头子和老太太们，像是一群刚刚从大海里爬上岸来的企鹅，一个个动作迟缓，表情滞呆，步履蹒跚，神态疲惫地爬上了大巴，无精打采地坐到了原来的座位上，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我和于小茜站在车门口，等着那个老太太，希望能有机会把她扶上车，再次坐到她的身边。可是，等啊等啊，眼看就快七点了，还是不见那个老太太的影子。黑人司机已经发动了汽